

美丽中国 故乡热土 史话

美丽中国
故乡热土

文化丛书

谭平
梅冬盛

副主编



文物出版社

鎮西史話

美丽中国
故乡热土 文化丛书

梅 谭
冬 盛 平

副 主 编
主 编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 高梦甜

责任印制 张丽

封面设计 陈静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镇巴史话/谭平主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5. 4

(美丽中国: 故乡热土文化丛书)

ISBN 978 - 7 - 5010 - 4242 - 5

I. ①镇… II. ①谭… III. ①镇巴县 - 地方史 IV. ①K294. 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5213 号

镇巴史话

谭 平 主 编

梅冬盛 副主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制版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1/16 印张: 31.5

201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0 - 4242 - 5

定价: 80.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镇巴史话

希士澍志賀付梓



苏士澍

1949年出生于北京。满族。现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名誉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绿化基金会副主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书法丛刊》主编、西泠印社理事。

序 言

近年来，文化是一个很流行又似乎已经泛滥了的词，娱乐文化、消费文化、餐饮文化等为人们所熟知。对于研究地方志与地方文史的人来说，这种时尚的“文化”多少带有浮躁与迎合时代的气息；同时我也为地方的古老历史文化与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少有人问津感到遗憾。

对于一个地方而言，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与浓郁的地域文化应是其精神家园的两大支柱。人们在自然地消费着这两种文化，骨子里在传承、因袭着这两种文化，但往往不清楚这两种文化应该以何种形式、以何为载体呈现在人的眼前。

日前收到《镇巴史话》（以下简称《史话》）书稿，不觉眼前一亮，这不就是一种很好的地方文化载体吗？

仔细阅读了《镇巴史话》的全部内容，并调阅了《定远厅志》（余修凤编撰）及《镇巴县志》（1996 版），觉得这是一本很好地将地域文化与历史文化结合起来的文史书籍，很有普及价值及意义。

我研究地方史多年，深知人们了解地方文化及历史文化一般都会借助于地方志。但大多数地方志是官方语言形成的地方资料汇编，其工具性的效能远远大于阅读的效能，缺乏普及的作用。试问：有几人愿意抱着一本地方志去埋头阅读，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地方志对地域文化或有记述，但缺乏专业人士的搜集整理及编撰，大多语焉不详，不成系统，而《镇巴史话》的成书刚好弥补了这两点不足。下面具体谈谈对这部书的认识。

首先，相比于《定远厅志》及《镇巴县志》，《史话》在体例形式上自成格局，以时间为序，从远古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其间几千年的历史，择其纲要收录，条理清晰，线索明了，颇具“史”的“框架”。形式上推陈出新，以史的叙述为主，辅以文史、文艺资料的链接，相互印证，相互说明。篇章分节既成系统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打破了一般史志平板单一的“资料式”结构。内容上以“话”带史，既有

“史”严谨、准确的特点，又有“话”通俗易懂、趣味性强的特色。“五分史、三分话、二分引”，史料性及文艺性兼备，充实了史料的具体内容。如果说史志重“面”的话，《史话》则着重于“点”的阐发；史志追求完备，《史话》则注重重大节点的具体内容——这样一来，《史话》有了更多的可读性，给了读者阅读的兴趣，利于普及。

其次，一个地方的地方志就相当于该地的“百科全书”，其资料的完备与涉及面之广当然是一般书籍无法取代的，但任何一部地方志的编写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或是时间的截断，或是内容的错讹，后人总会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的完善和修订，以使史志传达的信息更加准确、更加丰富。纵观《镇巴史话》的内容，就对两部地方志做了很好的增、修、改、订。这部《史话》涉及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军事、文学、宗教、少数民族、自然科学、民风民俗等多方面内容，虽然内容不及两部地方志宽泛齐全，但也起到了“补志之缺，参志之错，详志之略，续志之无”的作用。如《史话》中出现了较多的“民歌文化”，曾闻镇巴有“民歌之乡”的美誉，作为特色的地方文化，两部史志几无记载，而《史话》对此有所收录研究，不仅增加了史话的内容，也为搜集整理地域文化开了一个先例。像这类增添的内容还有民风民俗的再现，如端公戏、吊角楼；历史陈迹的重挖，如胡家寨、红岩双洞、神道碑等；烽火硝烟的文学描述，如定远风云白莲教、匪患王三春等；农业经济的考证，如镇巴的茶业、手工造纸等，这些增添的内容取材于史志的轮廓，还原了具体的细节，读起来趣味盎然，既是对历史的重现，又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重新认识与思考。

在两部地方志的叙述中，对某些错讹之处作了考辨。如《洋水悠悠》、《“二十四地”何所指》等，这些史志记载不全、不详的东西，《史话》通过各方资料搜集整理、斟别，最终给出合理的结论，相对于史志而言，是一种局部的修正。如在翻阅《镇巴县志》时，《艺文·传说》一章里收录的古代散文诗歌来源于《定远厅志》，因厅志是古籍读本，县志在收录时出现了一些错误，《史话》不仅作了修正，并对相当多的诗文做了赏析，这对正确传承和普及该地的历史文化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第三，史话打破体例，是史而非史，辅以文学性的传记与描述。对于这样综合的史料类的书，一般会是一个团体共同承担编辑的任务，但从这部书来看，书的作者既有组织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书的内容既成体系但又相对独立，所以史话里面文艺性的东西有相当比例，且大多带有作者自己的思辨与鲜明的导向，这与一般史志是完全不同的。《史话》作为文史读物，文章都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很多是在史料基础上形成

的原创文艺作品，如《四十异域觅封侯》、《漫话星子山》、《从孤儿到大校》、《碧血洒人间 赤心为人民》、《镇巴古代文学作品辑赏》、《定远厅同知诗词辑赏》等，这些链接文章既是对史料的印证补充，又是自成篇章的文学作品，基于史而不囿于史，拓宽了史料的内容，丰富了读者的见闻，让人获得一种审美享受。

作为一部历史类书籍，相比于地方志而言，我谈了上述看法与认识。下面我想再说说这部《史话》在传承发扬地方文化上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

一部史话就是一部文史读物，它教导人们认识历史、审视历史，从历史中借鉴经验，在本地的历史人物中寻求自信与荣光，《史话》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历史、回看历史的平台。一部史话就是一部地方文化的汇编，但人们对地方文化几无完整统一的印象，借助史话，人们也许会系统而全面地阅读并认识到地方文化的亮点，认识到地域文化里流淌在人们血液里的一些东西，人们思想里一些“根”的东西。面对时代冲击，阅读地方文化史，使人们摆脱浮躁、不会盲目地自我迷失。一部优秀的地方文史书籍在传承和发扬当地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上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只要它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都会在书中寻找、考证、总结、反思，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或继承、或发扬，或找寻问题，寻求进步。因为作者鲜明的导向性和史料的公正性在自觉地引导人们，教化人们。

读了《镇巴史话》，知道镇巴自汉封为班超食邑后，居民生息繁衍未绝；此处山大沟深，地近蛮荒，多受匪患滋扰，以农耕为主，百姓吃苦耐劳，性格憨厚淳朴；自清嘉庆七年（1802）设厅后，历任同知为政多有善举，于己多苛责自省，于民则多有行善教化之功，如严如煜治政勤勉，生活俭朴清贫，兴修衙署，开设文馆武备，作《三省边防备览》等，颇有建树。功绩卓著的还有马允刚、李枢焕、余修凤等。这些人不但卓有政绩，“处江湖之远”而能“不以己悲”，且大多雅好文墨、通于诗文。严如煜《蠲修石城碑记》、《谕农词》、《夏耕词》等诗文，颇有中唐白居易之风，字里行间深藏着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和为官的自省；沈际清（沈尹默之祖父）的书法对后人影响甚大；德亮是一位雅好诗词的旗人，在流传刊载的诗歌中，内容虽然大多为清心养闲的性情之作，但其体例有古诗的回文体、轱辘体，兼有酬唱，说明当时文化氛围颇浓；到后来民国的第一任知事王世镗赴任，其著名的章草书法亦为一绝。这说明该地在清代中叶以来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文化的教化传承根脉延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底蕴。《镇巴史话》的成书无疑对挖掘这样的文化底蕴、传承这样独特的地域文化有重要的作用及意义。

《镇巴史话》是一部优秀的地方文史书籍。当这部书跟读者见面时，茶余饭后，

不拘章节翻看一、二，自可得本地史实风物之趣，若能以此为教化，传承厚德嘉训，自豪自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既是读者之乐，又是编者之幸。

是为序。

郑欣森*

二〇一五年一月于故宫御史衙门

* 郑欣森，陕西省澄城县人，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文化部副部长等，现为故宫研究院院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多年来从事政策科学的研究、文化理论研究、鲁迅思想研究，2000年以来着力于文物、博物馆研究，2003年首倡“故宫学”。先后出版著作20余部。

弁 言

甲午马年秋夜，如约收到《镇巴史话》书稿，甚喜。全稿近四十万言，从“几个磨过的石头”至新中国建立，数千年之县域历史，跃然眼前。再读，尤喜。其架构有章法，体例有创意，史事有新掘，形神兼备，骨肉相连，珠玑缀结，爱不释手，至为感佩。镇巴乃吾桑梓之地，置身京畿漂泊多年，倍感其血脉之亲润，根源之悠醇。夙愿多年，渐近现实，焉能不喜。因共筹此事，受托序言，遂悉心为斯文。

我自大学毕业二十余年，先后供职于地方和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近年又步入出版业。期间耳濡目染，深谙文化之绵力，推陈出新之功效。大约十年前偶得《章武史话》，读罢有感：深入挖掘一县之社会文化历史，可以接地气、展风物、聚民智、传民风，身心之教益，文脉之传承，社会之发展，尽得矣。之后，我便有意识收集阅读各县史话，如《环县史话》、《漳县史话》、《岷县史话》、《临夏县史话》、《长沙县史话》等，遂萌生编撰《镇巴史话》的念头了。

陕南镇巴是我的故乡，她地处大巴山腹地，为川北冲要，汉南屏藩，自古山大林深，偏狭贫瘠。然，正是其居秦望蜀傍楚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她深受秦楚及巴蜀文化浸润而呈现出的文化多元性；也正是其偏鄙封闭的地理环境，天然地保存了她原生态文化倔强的生命力。在与家乡朋友的交流中，尤其是在与北漂老乡的交往中，我深感悉知故土历史文化的迫切和必要，这也是大家共同的桑梓情结和文化期盼。闲暇之余，也对此做了一些定点的思考。2008年秋，我回老家看望父母，与故友梅冬盛老师不期而遇。他身为中学教师，是家乡颇有影响的文化人士，谙悉乡情。由于此前多次向他索要相关资料无果，这次遂将自己的构想和盘托出。他很兴奋，称自己也早有此念，但兹事体大，需周全考虑并寻谋时机。2013年夏，他来京时顺便与我谈及此事，并介绍了他的筹备、团队及初步研究状况，特别提到近几年来，他们不断深入民间，探访搜寻，获得了一些险些被历史淹没的重要线索和史实，

这都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为确保最终质量，我特别强调：自己浏览过一些县域史话，但大多较为平俗，学术层次还有待提升；我们此次着手从史话角度勾勒镇巴历史，仍须以文献作为基础，当言之有征，论之有据，兼顾“话”的通俗与“史”的严谨，准确定位，方有价值。

如今，文稿在手，彻夜嚼读，我还是深感震撼——其整体质量远超预期。我不禁如释重负，倍感欣慰；同时，也对承担此项工作的团队深怀敬意：他们对编纂工作的谨严态度，对故土山水的脉脉深情，对当地历史文化传统的拳拳崇敬，全都凝聚在了这部厚厚的书稿中。

纵览全稿，其最有意义的地方还在于：它介乎字斟句酌的官修正史与隐晦光怪的稗官野史之间，在专业圈内高、大、上版本与大众市井平、微、底读物之间，架起了一道完整而不乏灵性、通俗而不失根本的民间桥梁。同时，其研究方法、行文手段、史料挖掘及权衡遴选，均表现出了相当高的创造性和专业精神。事实上，由于镇巴作为县级行政建制的历史赓续有缺，隶属城固、西乡管辖的历史较长，加之地处荒僻，地方文献的形成在历史上出现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断层，故在勾勒定远厅行政建制以前的历史概貌时，遇到很大的障碍。相关著者便从镇巴县域遗存的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和考古发掘实物的研究入手，找到了很好的突破口。如从一口遗存的古钟推演出当时的人口、宗教、交通、手工业及生产生活现状，并用相当丰富具体的语言进行描摹勾画，从而弥补了一般史书在此方面的空白。

年岁渐长，乡情日浓。我虽与故土相隔千里，并不常“回家看看”，但对家乡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与城镇化建设的日新月异，甚为关注并欣慰。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县域文化建设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当地政府经过多年摸索和提炼，清晰地提出了“打造民歌之乡、红军之乡、苗民之乡”即“三乡文化”的建设目标，现已初见成效。本书的刊发也契合了县域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脉搏。同时，本书作为镇巴县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本土教材，有着较大的读者群和广泛的社会受益面，其文化教育价值足可预期。

“郡县治，天下安”，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历史法则。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而一县之治理，物质经济的发展是基石，精神文化的建设才是长治久安的灵魂。因此，我们在推动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其历史文化精神的挖掘和面向未来的县域文化形象与价值的重塑。

“美丽中国 故乡热土文化丛书”的编创，是一次积极的尝试；而《镇巴史话》的出版，当为此工程有力地发轫。

谭平

2014年冬于北京

绪 论

如果说《定远厅志》是肇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的镇巴历史文化创修工程，而《镇巴县志》是发端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镇巴社会文化创修工程，那么《镇巴史话》则是 21 世纪初期一群生长于斯的学人以真诚的态度、探索的精神和自由的表述，对前两部史志完成的系统解读——这样的工作，其本身就表达了对前两部史志的最高敬意。

这部《史话》以我们这个时代的话语特色及结构体例，将凝固在古志文言与新志规范之中的镇巴历史文化世界整体性地开显出来，在史实求索的过程中融入了价值、情感、经验，使其兼具知识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综合特点，为地方文化的深入传播和普及教育提供了颇具示范性的阅读文本。

《史话》一书的作者们长期以来在乡土风物间探访笔录，在地境场所中行走体验，在历史文本内诠释对话，一方面在书外传承着本土社会历史文化的薪火，一方面在书中荟萃了这个群体的成果与作品。因而《镇巴史话》的成书问世，具有较好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

本书题名“镇巴史话”，取“史话”通俗讲述历史之意（《汉语大词典》），即通俗讲述了止于新中国建国的镇巴整个历史文化。显然，与本地前两部史志所需承担社会记录的规范性和学术研究的严肃性相呼应，本书是藉此“史话”的通俗性，来追求地方文化传播与普及教育（而非专致于学术的严格分析论证），强调读史阅世的本土历史文化教育功能而非修史治学的学术价值。

不过，本书与一般史话体的通俗性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为达到上述的目标，全书取材不但强调对各类史志文本资料展开全面系统的梳理采用，而且注重对相关史实遗迹展开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采访，本地很多史迹传说在书中得到验证或辑存。书中

处处显示了作者们在山水间求证历史的足迹，探索本土文化源流的心迹，这已经不是一般史话体书籍的取材范围及方式能够涵括的。其次，全书文体及其表述风格多样。正文内容多以史述体，而“相关链接”更为自由灵活多样，有史学的史证体，也有文学的游记、散文、诗赋、议论、报告等体裁，还有文献史料类的辑录、辑注体等等。这些都远远超越了单纯“史话”以史实掌故为基础的故事叙述体的局限。在这个意义上，本书题名所谓的“史话”，其“史”者乃史实、史迹，其“话”者乃对话、交流。面对史迹、史实展开对话与交流，使地方历史文化从历史语言文本和学术记录规范中解放出来，以源于生活的调查交流方式和自由明畅的日常语言表达方式，重新诠释了镇巴数千年的地方历史文化，完全达到了地方文化普及传播的功效。总之，全书在保留史话体的通俗性和可读性这些基本特质之外，还开拓性地完成了地方文化的当代探索与教育传播的双重任务。

全书结构体例及其内容组织有条不紊、点线结合、疏密有致。其内容体例分为八类：行政沿革、地貌物产、人口政权、经济生活、治安军事、革命往事、文教风俗、地方人物，这些分类是对本地前两部史志（《定远厅志》、《镇巴县志》）内容体例的整合提炼，适应了本书的目标任务及内容特点。每类主题下分正文内容、相关链接和超链接。正文内容记述每类主题的专题通史，旨在梳理并阐述各专题的整体历史发展脉络。各专题的正文内容构成了全书最为基础的经纬线。它们编写的基础是本县古志《定远厅志》和新志《镇巴县志》，又充分利用了本县各类地方数据和文档资料，对各专题给予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展开一定程度的田野调查和口述史记录，大大补充并盘活了史志史料的内涵理解，并有诸多深化、拓展、矫正之处。在这些基本的经纬网线之下，“相关链接”收录的各组文章则是正文内容相关细节的专门研究或调查记述，如同经纬网上随机分布的各个点。在本书中，它们不具有完整序列性，而是本书作者们各自研究、调查或创作的成果。从全书结构体例看，“相关链接”的各组文章似乎是正文内容的点状细节深化或补充，但在篇幅分量上它们远远超过了正文内容，集中体现了本书的各类活动成果和特色。总之，本书结构体例以正文内容为经纬，以相关链接内容为节点，系统脉络和专题细节相互交织，题材全面而又多样，点线结合，表述灵活自由，并在研究类表述和创作类表述之间建立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较之体例规范、表述严谨的方志体书籍而言，本书具有自身的特点，较好地发挥了对史志文化的普及传播作用。

本书虽然旨在普及传播本土本地历史文化，但从整体内容所表现出的材料类型和文本表述方式看，蕴涵有浓郁的文学特质。在各专题“相关链接”所收录的专题文章

里，集中展示了本书创作群体的文学色彩。当然，其中还有很多史述、史证、辑录辑注、调查报告等内容，但文学表述之风浸染在字里行间，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一般史话体重在利用史实内蕴的历史情节展开叙事铺陈，具有行为活动细节的故事性。而本书的文本表述特色不在于此，而是利用采访回忆、调查报告、游记散文、诗歌或各类仿古诗赋等体裁的文学表述，完成其对地方历史文化的交流传播，具有价值判断和情感体验的情景性。这类善于抒发情志的文学表述特色，让我们追想起清朝嘉庆以来镇巴文风振兴的缘起。从《定远厅志》的记述史料看，本县文风振起于第八任同知马允刚任期，《定远厅志·职官志》“马允刚”条述曰：（马允刚）“捐刻唐诗、明文，及国初时艺授读，文风由此丕振”。《地理志·风俗》“文风”条又云：“厅治文学渐新，礼仪复古，城乡多俊秀，子弟读书皆可成名……”此类文风属于传统历史文化的价值塑造，而本书《史话》所辑录的民歌则又反映了山内乡土原生态的情怀及其艺术表现力。两者摩荡融合，可能就是斯乡抒发情志之文风的生起处。本书作者们集成有《镇巴民歌大全》，继此又有《镇巴史话》，斯土之文风自清以来在当代之振兴，实为本土骄傲。

二

不仅如此，这部书还汇聚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前两部史志工作有很多的拓展与深化。这里扼要介绍一二。

第二章《地貌资源》第一节对记述本县疆域边界四至沿革变化的不同史料，展开了勾稽对比，补充完善了《厅志》和《县志》的内容，初步理清疆界划分变化的过程及其相关史料问题。第二节对巴山的抒情式理解：“这块占全县面积四分之一的神秘净土，好似镇巴的‘青藏高原’，那瑰奇的风景、纯净的蓝天，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眷恋！”在情感体悟中通过联想对比和情境提纯，更换了我们对乡土地貌的整体观察视角，从而加深了我们的理解力和乡土情结。这正是史话体的自由与史志体的规范相得益彰的表现。书中处处能对县志、厅志史料里的关键内容给予指示强调，加强了我们对史实的判断与把握，诸如第二节对巴山水系的史料价值给予判断：“厅志曰：‘定远万山耸列，细流纷出。其为众水所聚集成巨浸，则有所谓洋、楮、渔、巴四水是也。四水虽各自为源流，而所在千支万派要皆纳于四水，而后归于巴江、汉江。’这个概括可谓简明扼要。”本章相关链接的文章《楮水向东南》充满了环境意识和现实责任感，并提出明确的环境保护要求。类似的链接文章灵活多样地体现了本书作者群体不

同的个性和共同的乡土感情。

第三章《人口政权》弥补了《厅志》《县志》受体例所限在综合分析方面表现出的不足，对方志相关内容给予了更为系统的勾稽梳理，提高了记述的系统性和可读性。其中第六节论厅治建设，史料详实，选材适当，分析精要有据，难能可贵，颇有史学之风。本章的相关链接诸文，实为正文内容的画龙点睛。通过各位作者的调查走访、融合文献资料，撰写了一篇篇有关本地难得而又动人的掌故和史迹的文章，对于方志的补充实为有益。又以其灵动详实的表述增添了情感与阅读的兴味，对本地文化、历史的情感也在其间油然而生。思想、情感、史迹、故事、个性，历史审美、现实感悟、地域文化等因素，交融于风格迥异的文字中，它们的多样性又汇成了《史话》本身的地域文化共性。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文章比方志编纂更难书写，没有足够的地域经验和知识、没有丰富而又真诚的地域情感、没有热情和精力、没有语言文字的表现才华，这些附于《史话》主脉之下的文章难以从偏隅中跳跃而出。它们本可以组成一部独立的书稿，若果真如此，它们又仅为个人才华的彰显，而在这里融入地方历史文化的长脉，则文化个性与地域文化共性、史话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得到融合。虽然目前尚难以充分达到这样的效果，体例的探索仍有诸多商榷和检验之处，但书中已经呈现了一些新的供人深思的现象，至少在地方文化传播上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时代，任何一种规范较强的体例都很难体现大多数人的阅读需求和审美理想，而本书的多元性、探索性和来自于本土文化人的直接表述，却能带给我们一些关于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史学文本撰写的思考。

第四章《经济生活》的相关链接文章，大多为专题调查、考证、研究与游记，比正文内容的梳理记述更有文献史料价值，是对史志的拓展和深化。

第五章《治安军事》的相关链接文章也是如此，其内容份量远超正文记述，它们一起成为本书《史话》的双翼。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链接文章之于正文内容的关系，类似于裴松之的注释之于陈寿《三国志》的关系，是构成《史话》正文内容不可缺少的专题研究与注释。其表现形式又灵活多样，充分发挥了各位作者的个性特长及其对资料的诠释手法，融史学、文学于一体。诸如书中提问：“蜀国为什么要建这个南乡县呢？”又问：“唐帝国为什么会在建国初分置洋源县呢？”这是方志不会解答的问题，而在《史话》中可以尽情探究。如果史料证据和相关条件具备，这些好问题就会成为地域文化的专题研究内容，必将大大推动本地文化的发展。诸如此类现象，皆是《史话》重要贡献之所在，足以激发后学的问题意识和热情，加强对本地文化的尊重、情感联系和文化研究。本章附录《定远风云白莲教——镇巴单设厅治

溯源》一文，勾稽史料和调查走访，将白莲教活动及其在清史中有关本地的史料给予了系统深入梳理，并点明了厅治创设的具体背景，为本章史话增添了史学份量，文笔清新充实。《土匪王三春事略》则对影响本地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人物给予了详实勾稽，大大补充了史话主脉的内容，对于方志也有补益。其余诸篇在史实记述的点、线、面上都有全面体现，同时以专题形式完善了正文内容，加之深入细致的走访调查，可谓贡献多多。

第六章《红色往事》调查资料详实，相关链接文献与正文内容处理相得益彰，内容充实完整，点面结合得很好。如果能够充分结合红四军军史，深入探讨这些活动在本地的前因后果，将会具备更高的史学价值。

第七章《文教风俗》在全书中的内容份量很重，由于它充分显示了本土文化生态的多样性，这种处理是非常适当的。本章相关链接中，《镇巴古代文学简史》对镇巴文学史料展开基础调查，并有初步的总结分类整理，实为本地文学文献学的奠基作。《严如煜农事词辑注》显示了本地学人的文史之功。《传说辑录》对本土民间传说资料的调查辑录，意义重大。《镇巴旧时文学史上的一篇奇文——丁木坝胡高学墓表》对文学史料的考索和调研具有典型性。其他数篇文章的选题和撰写，从古迹、建筑、宗教、民俗等多层面给予调查记述，并形成各篇富于个性化的文本，极大扩充了《史话》的深度和广度。本章如果能继承《定远厅志》的资料成果，进一步对方言展开全面的调查研究，那么《史话》对本县地方文化的研究水平无疑会更上层楼。

第八章《地方人物》开篇引言高屋建瓴：“郁达夫在《怀鲁迅》中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邦国如是，地方亦如是。镇巴历史文化名人涵养本土文化，塑造父老精神，当拂去其尘霾，厘清其事迹，追慕其神思，尊崇显扬而为斯土之荣，发扬光大而为文化之魂。”由此，地方人物生平史迹的价值意义得到深刻的反思，充分体现了本书地方文化普及传播的宗旨。本章对历任同知事迹的系统梳理，相关链接文章对余谦相关史实的反复考论，对严如煜相关史料的详实考述，皆大有裨益于史志研究。而《北大“三沈”与陕西镇巴》、《孙文密使 民国中将》、《民国镇巴第一任知事——章草大师王世镗》、《碧血洒人间 赤心为人民》、《从孤儿到大校》、《“潍县团”长 援朝英雄》、《四行仓库保卫战 800 壮士之镇巴籍英雄晏安兴》、《一个镇巴老兵的传奇人生》等一组近现代人物史迹的调查采录，更是提升了本书《史话》的史学价值。

三

《镇巴史话》即将出版问世，建议这项工作完成后，组织人力辑录《镇巴史料集成》，尤其是嘉庆设厅以后的清史、民国史资料。此为重中之中的任务，当大大推动镇巴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同时，与此相配合，展开适合本地文化生态、自然生态的方志理论及实践研究。《史话》编写已经留下了大量调查资料，也暴露很多史料难以从系统性全面性上给予把握，因而观点和体例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过于局促、或放之过大，很多与本地史迹发生的整体历史现象难以贯通理解。这是史料集成的重要任务，一是系统全面辑录本地及相关资料，以供研究、阅读的上通下达；二是深入保存本次工作的资料成果，以免出现不必要的流失和精力时间的耗费；三是为将来的本地社会、文化、生态发展提供真正的基石；四是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资源库，也为检核厅志、县志、史话和其他相关工作成果和质量，为有效发挥学术批评、社会评价力量，提供切实的平台。

目前正值镇巴县第二轮《镇巴县志》续修工程的开启之际，《史话》成书出版正当时。这部书或许难以比拟那些大型文化创修工程，但它如同山内一潭清渊，映照汇聚了斯土斯乡的文化灵魂。这里面荡漾的没有鸿篇巨制，从这里流淌出的也许难成湖海江河，但它蕴涵着斯乡生生不息的创造源流。南宋大儒朱熹有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活水亭观书有感二首》）镇巴文化的澄明自信，在于斯土斯乡的真实情感经验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域发生的那些开合承转；在于身处其乡的人如何将自我与环境沟通、如何与人类文化不断完成视域交融。这或许是《史话》诞生之后，我们需要继续走的路。